

多年后，你会以怎样的姿态告诉曾经心心念念，以为会相守一辈子的的那个人「我很好」？

**「花火工作室」匠心酿制
最温暖人心的记忆**

寄往柔软时光里的青春思念簿
一笔言尽所有年少的爱恨情痴

感动千万网友的「漫长守候之旅」
即使再艰难，我亦不能忘记你。他说缘分未断，轻描淡写提及的夏天，她却匍匐其中挣扎了快十年。

他言著
顾



花火

花火之恋
系列 02



WO HEN HAO, ZHISHI HEN XIANG NI

**我很好，
只是很想你**

这么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恨你，不在回忆。
可是，最终发现无论爱还是恨，都是因为我想你。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WO HEN HAO, ZHISHI HEN XIANG NI

我很好， 只是很想你

这么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恨你，不在回忆。
可是，最终发现无论爱还是恨，都是因为我想你。

顾言他 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很好,只是很想你/顾言他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391-6878-4

I. ①我… II. ①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6749号

我很好,只是很想你/顾言他 著

责任编辑 陈 沁

特约编辑 周丽萍

责任校对 瞳 瞳

美术编辑 孔 军

装帧设计 黄 梅

封面绘图 幽. 灵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 000册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5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878-4

定 价 18.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51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相见不如怀念 001
九年真的够长了，足够两个人分道扬镳，从此萧郎是路人。
- 第二章 遇见一场烟火的表演 013
在很多年前，她就知道她和程灏就是唱了一半的歌，没有后来。
- 第三章 当时我们还年少 025
那天的夕阳有种很暖和的气息，程灏的心竟然被她一个很浅淡的笑狠狠地熨烫到了。
- 第四章 经年往事，好生珍藏 033
白色的灯光下，苏流年一个人张开双臂踩在田间的细小石块上，像是舞蹈一般轻灵。
- 第五章 恋着多欢喜 047
姿态恣意而放肆，可流年喜欢极了这放纵，喜欢极了少年如斯的程灏。
- 第六章 流年也需要被怀念 057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像过这些桥一样，把走过去的路丢掉，重新……
- 第七章 昙花一现成妄念 073
他们此刻的心里，都有着对未来一模一样的蓝图，温馨美满到他们迫不及待想去实现。
- 第八章 暧昧的朋友 089
其实我们一直不合适，就像那首歌，我永远只能听一半。





目录

contents

第九章 感谢你在我身边 101

他们谈天说地，或静默相抵，但是这双手都没有放开自己。

第十章 世界就此冰裂 119

他说缘分未断，他可以轻描淡写地提及那个夏天，她却匍匐其中挣扎了快十年。

第十一章 他的离开已断送了一切 137

流年真的不爱他了，即便他是她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男人，她都不会接受了。

第十二章 天涯从此陌路 147

他何尝不是在日日煎熬中度过，他所要的不过是一个当年的答案。

第十三章 往事不可磨灭 169

爱情里，最不能相信的不是甜言蜜语，而是夺人年华的流水时光。

第十四章 此生为你安放 185

不懂得信任，不懂得珍惜，程颢，你从来都没有对得起流年过。

第十五章 风卷帘，花飘零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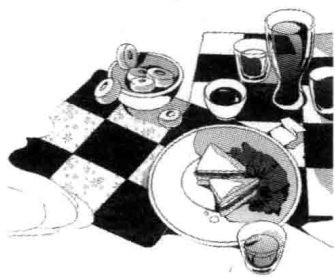
他们蹉跎了太久的时光，将最美的青春奉献，用日后的分离做代价。

第十六章 安好，勿念 221

他的等待越过了整个漫长的冬季，等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尾声 233

后记 239



..... 第 一 章 相 见 不 如 怀 念

九年真的够长了，足够两个人分道扬镳，从此萧郎是路人。



阳光十分好，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生机勃勃。只是生机过了头，以至于塞车，车队排得见不到头。

程灏倚在车里百无聊赖地听音乐，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在方向盘上，发出很轻快的“嗒嗒”的声音。反正也确实不急，不过倪继该等得久一点了。

所谓心有灵犀大概就是指他们了，他还未想完电话就如催命一样闹起来，“嗡嗡”地在副驾驶座上转着圈儿。他一接起倪继便长篇大论地发牢骚：“程公子，我等你等得快跟上帝去约会了。喏，白衣天使来接我了。”

那头果然有细细柔柔的声音，程灏听不真切，但也知道他的话确实不假，倪继本就在住院。

倪继还有空搭讪：“你们办公室那个特漂亮的小姑娘呢？”对方声音还是低低的，依旧听不见，程灏冲电话喊：“你还听不听了，我这开着车呢。”

“行行，你赶紧过来吧，我快饿死了。”

他最后另辟蹊径，抄了后江的小路，潇洒倒车占位，提了食盒往医院正门跑。夕阳尾随而至，入了秋天黑得早，外面明显昏沉下来，斑驳红云夹着些许紫色，倒像是朝阳。

一进病房倪继就躺在床上怪叫：“千呼万唤始出来啊程灏，你小子猖狂得连我倪某人的面子都不当一回事。”

程灏故意将食盒扔在他肚子上：“悠着点儿吃你的饭吧，当心胃穿孔。”

倪继惨叫：“不要啊，我刚胃出血，你怎么这么残忍？”

他吃饱喝足还指使程灏：“给我削个苹果，你削得最好看，一连圈皮都不断。”程灏见怪不怪依言行事，他这也确实是个本事。

过不了多久就有小护士推了小车来发药，倪继死性不改，立马回头和护士聊天：“哟，又到你了。上一个护士呢？就是特温柔的那个，回家

了？”程灏插嘴讽刺他：“你的兴趣还真广泛哪。”倪继郁闷地白他一眼，小护士倒是不以为意：“哦，你说苏流年哪，她交班走了。”

程灏手里的刀不偏不倚削至最后一圈，却“嚓”的一声断了皮。他慢慢抬头，盯着那个护士：“你说谁走了？”

“苏流年哪，你们认识吗？”

姓陆的护士走后程灏也几乎是落荒而逃，他其实很茫然，苏流年，苏流年，心里的声音不停盘旋。他只知道他从病房里冲了出来，因着这三个字。他甚至不确定是不是她，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她，但他此刻需要透气。

贴着红色奖章的橱窗在他面前一闪而过，他突然被三个字狠狠划过心脏，刺着他漫无目的的视线。

医院当月表彰先进护士，第一排第三个，一张半身工作照，相片上的女子笑容温婉，漂亮的小梨窝，眼如弯月，粉色的制服，很衬她的肤色。照片下署名：苏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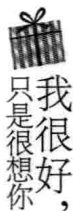
还是恬淡的容颜，还是温暖的笑。他依稀记得这张脸，但又不敢清晰地回想，若不是她，他那一颗死灰复燃的心该搁置何处？

可是明明那一张脸曾那么深刻地被他印在脑子里，怎么这一刹那又变模糊了呢？

连余晖都收尽了，医院走廊都亮起来了，行人匆匆擦肩，谁也不值得为谁停留，他却在这面橱窗前站立良久，因为他根本走不开。明知即使他在这里站到天荒地老，她也不会从这照片中走出来，对他浅浅地笑，露出尖尖的小虎牙。

对，她有一颗小小的虎牙，到底在哪一边他也不记得了。程灏用力地回想最后终于颓然，他们接吻时他的舌头无数次碰到过的虎牙，也被他遗忘了。

苏流年一早便听同办公室的几个小护士唧唧喳喳说着医院里出现的极品男，目标正隐藏在1006单间病房。汪洋手舞足蹈回忆，此男高大，俊



我只是很好，
很想你



朗，谈吐优雅，气质不凡。

然后她捂着嘴咪咪地笑：“就是他穿一身正装，看不出肌肉什么的。”

众人大骂之，色女！

流年自动忽略这一话题，但汪洋却不肯放过她，扯着她的衣袖：“哎，苏苏，你真没见着那极品？如果你没见着，那是憾事呀！”

“1006不就是你们的倪公子吗？有什么值得天天念叨的。”

汪洋装神秘：“不是倪继，是他朋友，好像姓陈来着，帅气程度是通吃那种，老女人见了母爱泛滥，少女见了红心泛滥！”

她静默半晌，吐出一句话：“那你一定是母爱泛滥了。”

“苏流年！”

“哈哈哈，我马上去看，你最好了，别挠我了……”

闹归闹，医院毕竟不是游乐场。上夜班的同事留了言在白板上，苏流年换了衣服缩了头发开始例行查房。出门就遇上了方梓言，端着茶杯对她笑笑：“开始查房啦，今天跟谁一组？”

“马哥。”

“哦，那你去忙吧，对了，待会儿去核对一下这个礼拜的手术，下午就有一台，你跟我的刀吧，我跟你们护士长说过了。”

“好。”流年弯弯嘴角，推着药车“骨碌骨碌”走开了。

但她还没来得及去到病房，就被急诊室的人拉走了。十五分钟前外发的救护车拉回了一个小男孩，误服盐酸，苏流年跟着一起进了手术室。

程灏到底没能如愿见到那个他遍寻不着的人，他明明查过她今日当值，一早就守在1006号房。

结果他却等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还偷看了一眼那人的工作铭牌，确定不是她。否则他要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否有问题了。

他甚至已想好了开场白，幻想过她见到他时的表情。她会不会狂喜？会不会悲愤？会不会是茫然的陌生眼神？

他祈祷不要是最后一种。

当日有外宾来访，他要全程作陪，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才结束。程灏开车回去，半路不死心又折回了医院去。

医院停车场满是空位，大厅里人迹寥寥，电梯升得又慢，折磨得他一颗心生疼，突突跳得厉害。十楼走廊有昏暗的暖色灯，他心里没底气，知道自己大概又白跑一趟。

倪继问他为何要找那个女孩子，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放不下或是其他种种，都不重要，他只是单纯地想看她一眼，兴许就功过相抵，两不相欠。

他经过护士值班室时呼吸都放慢了，脚下像生了根。

因为前方传来轻轻的拉门声，他先是见到一个纤细的背影。她原先很长的头发已经剪短了，绾在头上，用七星瓢虫的夹子夹着。苏流年还是瘦，微微低下头时露出颈上的肌肤和一根细细的红绳。

她低着头大概在发短信，又像在等人，驻着步子倚在门边。

程灏等了一会儿见她接了一个电话，她的声线柔和：“嗯……对，我在上班……不用了，我自己回去，你不用来接我。”他们隔得不远，过道里又十分安静，他听见电话里明显是沉稳的男声。

流年接完电话长长呼了一口气，回头才惊觉身后立了一个人。走廊里的灯极暗，她眯着眼睛歉意地笑笑：“不好意思，是不是我吵到了病人？”

他的一颗心沉沉地落了下去，她居然只是将他当做了病人家属。

方梓言匆匆赶到，手中还提着公事包，拍拍流年的肩膀：“走吧，我送你回去。或者我们一起去吃些东西，下午的手术一站就是六





个小时，怕是又饿又累了吧？”

流年点头：“倒也不至于。方主任你先回去吧，送我的话一来一去并不顺路。”

方梓言也见着他，点点头算是招呼过了，揽着流年就走：“一个女孩子家，这么晚了不安全。”

医院十二点后有门禁，程灏一口气追下去哪里还有她的影子，他觉得惶恐，她看他的眼神，分明陌生。可偏偏她一切如旧，一笑起来弯弯的眼，夺目的小梨窝，左边的小虎牙微露。他肩上还有被那颗牙咬过留下的痕迹，明明当时的伤疤很浅，却像文身一样烙在身上。

他到底是失了继续追下去的勇气，偏巧他又停在了橱窗。那张照片毫不留情地提醒他，这一切都是真的。

此刻他已没有了想迫切见到她的不安与兴奋，那些他早编造好的剧情，统统抵不过她一个歉意的笑。程灏最坏的打算不过是苏流年将他痛打一顿，但她的一句“对不起”比一顿毒打来得更令人窒息。

他见过她了，该放手了，而且她过得那样好，有人为她等门，有人愿做护花者。

但他控制不住自己去想她。少年时，苏流年是他的引发点，到如今他即便可以独当一面，也忘不掉那些悸动的美妙滋味。偶尔她会在梦中出现，看不真切脸，但他笃定是她，蜷在身边像一只猫。这样令人脸红心跳的梦每每令他全身发烫。

九年的时间足够忘记一个人。

都说时间是杀手，他的确曾忘记过她。生活风生水起，事业一帆风顺，他有傲视一切的资金，甚至傲视自己的记忆。但大概是报应，她总不能令他安生，当他几乎快忘记时，总有一个梦境出现，把他从云端拽下来。

倪继的伤不大要紧，住院部人来人往，属他们这里最热闹，水果花篮摆了一圈。他十分慷慨，让全拿去值班室。

连日来他还特意留心了一下那个叫苏流年的小护士，纤细娇小，清清秀秀的小家碧玉型，这样的女孩子其实不算少见。

这几日程灏反而不来了，据他自己说是忙，说白了大概是在躲，然而分明见苏流年还是神色如常，他究竟是在躲什么？

周六程灏终于姗姗而来，满面风尘，倪继问他：“这几天上哪儿混去了？”

程灏大吐苦水：“别提了，最近跟韩国公司搞科研项目，那帮人磨唧得要命。唉，不说了，你快点给我好起来，回去研究合约，看看哪些地方有法律漏洞。关键时刻你居然躺床上逍遥这么多天，这法律顾问算是白养了……”

倪继不怀好意：“行行行，下个礼拜我就出院了。哎，不过，你真没去风花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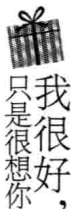
“……我刚跨过三八线就冲过来看你了，风花雪月你个头！”程灏大汗，交友不慎哪！

他们的门本是掩着的，有人进来一推就有声音。

苏流年拿了一袋点滴，低着头进来，并不多话，安安静静换好盐水，交代一句：“挂好了叫我。”她背对着程灏，所以他看不见她的脸，只听得出话语里有糯糯的笑意，带了吴侬软语的腔调，格外好听。

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头看他一眼，来去匆匆，真的形同陌路。

连倪继都叹息，拿脚丫子拱他：“哎，别看了，魂都快给勾走了。程灏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想追就追啊，你的个人魅力我还是相信的。你说说，你和她到底怎么回事？”



我很好，
只是很想你

程灏只是摇头：“别问我，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就去问呗，你准备抱残守缺一辈子？解释清了，你搞不好就豁然开朗了，要么大大方方追，要么心无旁骛跟着哥哥我寻花问柳，谁也不吃亏。”

头脑简单的东西，程灏都懒得理他，他的主要目的怕是后面一个吧。

刚下飞机，程灏也觉得不舒服，匆匆告辞。经过值班室时他胸闷得厉害，远远见天台的玻璃门开着，摸摸口袋抽出一支烟走过去。

到门口他又止了步。

天台不宽，而且苏流年站得不远，背对着他，和一个中年男子面对面谈话。她还是习惯性地低着头，风很大，吹得她的声音支离破碎：“我不用……真的……”

对面的男人是极面熟的，保养得很好，穿着打扮皆上乘，瘦高的身材，看不出发福的痕迹，表情明暗：“你自己注意一些，别太辛苦，我也不能总在你身边。”

他清清楚楚见那个男人递了张卡，苏流年身形动了动，似乎是接了。那个男人又开口：“上班没必要那么拼命，好好顾着自己，也别管我这边，你自己开心就行了。”

他只见她乖顺地点点头，顺风吹来她的声音。

程灏终于听清她说了什么。她说：“叔叔，这几天都别来找我，你太太……阿姨来找过我了。”

程灏惊得倒退一步，“咚”的一声撞在玻璃门上，发出很大的声响，引得两人同时向他看。那个男人最先反应过来，几步跨来，戒备地上下打量他，大概怀疑他是记者，手一摊：“把相机交出来！”

程灏抵着墙抹了一把脸，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冷笑一声：“我不是记者，我只是来抽支烟。清者自清，心里没鬼，用不着这么激动。”他这是一语双关。

他比对方还高一点，语气更为倨傲。他们恰好退出了阴影圈，对方眯着眼打量了他一番，终于笑出来：“原来是致中的程董，我说怎么会这么眼熟，我是美佳实业的徐景平！”说着向他伸出了手。

这样的情境之下他还能这么落落大方地自我介绍，程灏只觉得好笑。他这样是在显示自己很磊落，又或者是想撇清什么嫌疑吗？

他回头，苏流年没有走近，垂首低头的样子叫他心里发酸。

徐景平的手腾空了许久，终于翩然一笑，把手缩回去，态度淡然，似乎并没有将这当成一件丢人的事。

程灏的手有些抖，烟点了很久终于被他点上，隔着缭绕的烟雾似乎才能让他安心些。他们三人以一种奇异的姿态维系着静止，似乎在等谁先耗得过谁。

最后徐景平先走，倒不是他先败下阵来，只是他接了一个电话，大概是家里打来的。他“嗯”了几声后迅速挂掉，碍着有人在只回头看了看一直低着头的苏流年，并微笑得体地与程灏告别：“程董，下次有机会再聚吧。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夜风刮得苏流年宽松的护士服向后掠。

她这样又让他想起很久之前的一个夜晚，她一人走在田垄间，风把她的校服裙吹得荡漾，露出好看的一截小腿，细细白白的像藕。还有她的头发也在飞，很凌乱但美到极致，让人一瞬间地心疼。

但现在她的头发被牢牢缚在脑后，也添了厚重的斜刘海儿，衬得脸更小。

程灏想得太入神，以至于她低头经过留下一阵若有若无的果香才发觉。他也不知道自己从何而生的怒气，几步追过去，扣着她的胳膊往自己怀里带。流年猝不及防，人旋了一下向后跌去，手里的东西“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是那张明晃晃的银联卡，泛着幽光，映在程灏眼里像一把利剑。

流年的手还来不及触地，卡已被更快地踩住。程灏捞住蹲在地上的人，一把拉起她来。

苏流年莫名，受了惊终于肯扬起脸来看他，眼里有湿润的亮色。他几乎心软，但压不下心里簇簇的火苗：“苏流年你看我，你还认得吗？我是谁？”他质问的声音近乎苛责。

灯光实在太暗，苏流年推不动他的手臂，满眼疏离，又带了些职业化的腔调，平静地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而且你知道我的名字并不稀奇，医院走廊就有。”

她也不开口要他把脚拿开，只是低下头审视地面，态度不屈不挠不服气，又不得罪谁。只是她挣扎的力度又加了几分。

程灏霍地推开被风吹得欲关不关的玻璃门，用了大力将她往阳台亮处带。其实并没有几步的路，但他走得心浮气躁，拖得流年跌跌撞撞。

他扳了她的下巴将她摁在及腰的围栏上。苏流年的目光逃无可逃，浅浅喘着气，隐忍着就是不发作。程灏一急之下手中就失了分寸，把她的下巴又抬高了一些与他平视：“苏流年，好好看看，你总会想起我的。”

城市的灯光总是游移，当不远处的电视塔顶上的导航光渐渐向这里聚集时，苏流年的瞳孔终于退了云淡风轻的神色，呼吸都起伏起来，程灏捏住她下巴的手清晰感受到了她牙齿的颤抖。

许久她才从牙关里挤出几个字：“程灏……是你！”

他几乎想伏在这天台 auf 放声大哭，他自作多情的许多想象与梦境，在现实面前究竟有多可笑。但他来不及追问这些，只是一遍遍问：“为什么，苏流年？为什么？”

她一直不说话，咬着牙看他，看得他心里失了最后一点底气和幻想，终于放开了手。

苏流年重获自由，几乎站立不稳，扶着围栏踉跄一下，又恢复了初始的样子，隔开他来扶她的手：“程灏，这与你无关，你也不需要以这种语气来质问我，我无可奉告。”

他冷笑：“是无法奉告吧。”她的目光极快掠过他的脸，似乎疲于与他纠缠：“我说了，这与你无关。程灏，不要多事来徒增我的烦恼了。”

隐约飘来叮叮的铃声，搅得人心里烦乱。苏流年理了理刘海儿，深呼吸一口几步走开，还没忘记捡起地上的卡，顺手插在衣襟口袋中。

程灏坐在车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的肺腔中填满烟草气息，却嫌这车里烟雾太刺激，令他的眼睛痛到几欲流泪。

苏流年从病房里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捧桂花枝，米白色的花骨朵儿。

这是守夜的亲属带来的，只因她多看了几眼，就拣了一把给她。她放在值班室里果然香气怡人。苏流年其实很多年没有碰过这种花了，但她的旧宅院里有一株桂树，又瘦又矮，花开得却繁茂。

她自离开后便很少回去，记忆里的桂树还是老样子，只是不知还开不开花，有没有人打理。

汪洋接她的班，一进办公室就嚷嚷：“真是香，一闻这味我就馋桂花糕了。苏苏，过几天打桂花糕给我们吃吧！”

苏流年损她：“你还真是老年人了，重阳节才吃桂花糕呢！”汪洋拉着她撒娇：“不嘛不嘛，就是想吃你做的，还有桂花酿，甜到我心坎里了。”

有几回苏流年自己做过桂花糕，酿了桂花蜜蘸着吃。办公室里的人都说香甜，央着她再做。苏流年自然磨不过汪洋，说等过几天买了

器具才能动手。

她坐出租车回家，徐景平给她买的房子在城中，算是高级公寓，一次性结账，她也无须背房贷，手头十分宽裕。她现在的日子真的很好，将她以前吃的苦可以说是全数补偿了回来。

直到苏流年消失在防盗门内，程灏才敢把车缓缓驶进来，几分钟后楼上有一扇窗内的灯亮起来。

他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简直叫人不齿，若是被倪继知道了，极有可能被取笑一番。此刻他终于相信了歌里唱的：相见不如怀念。保持着苏流年在他心里简单干净的模样，偶尔想起，最后忘却。

可是如今这样，面对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他若放弃又不甘，若不放弃，又该怎么面对记忆里的苏流年？

流年何尝不这么想，这个相见太不堪，她甚至希望不要再见。九年真的够长了，足够两个人分道扬镳，从此萧郎是路人。

但她真的没有料到会再遇上他，也不记得有多少年没有再想起这个人。真是可笑，他明明是自己在最痛苦无助的时间里心心念念的人，可她对这应该烂熟于心的五官在一夕之间模糊，大概这就是物极必反。

再后来她接受新生活，忙到没有时间想他，也知道想也是无望，便在心里掘了个坑，埋住自己的荒唐年少，从此他便无法在记忆里肆虐。不是她绝情，所以可以忘却，而是绝望后的无望，带了洒脱的意味，明知再无以后，何必苦苦沉湎。

当光线聚集在他的面孔上时，她的脑子在一瞬间裂开。他有和那个风狂雨骤的夜晚中的少年一模一样的脸孔，只是多了几分刚毅。

也同样是近在咫尺的距离，前者眼神狂热全是不谙世事的欲念，后者眼神悲怒愤然又极力克制，都像是一把火，寸寸燃烧着她的心。